

云中岳武侠精品

草莽爭雄

痴俠系列



下

太白文艺出版社

1247.5

3335

(2)

中岳武侠精品

痴侠系列

草莽英雄

(下)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腥风再起	(339)
第二十二章	志在屠龙	(350)
第二十三章	阳极生阴	(367)
第二十四章	以牙还牙	(386)
第二十五章	潜身龙潭	(402)
第二十六章	火焚玉虚	(418)
第二十七章	变生仓促	(436)
第二十八章	铁券寻踪	(453)
第二十九章	大开杀戒	(471)
第三十章	期期艾艾	(488)
第三十一章	小心粉腿	(507)
第三十二章	三袅角逐	(522)
第三十三章	宅院森森	(540)
第三十四章	把臂相助	(556)
第三十五章	穿心簧叶	(574)
第三十六章	山雨欲来	(591)
第三十七章	枉费心机	(607)
第三十八章	跟踪追击	(624)
第三十九章	黔驴技穷	(639)
第四十章	漫江腥风	(654)

第二十一章 腥风再起

“孔兄，你们的住处出了意外。”另一位中年人脸色一变，“血腥味散发处在上风不远。”

上风，正是两星宿的住处，由毕月乌与觜火猴，带了两位弟兄，在该处候命行动，就在右前方不足百步的树林内，相当隐秘。

那一带地势高，可以看到里外的镇西一条小街口。

三人同时失色，飞掠而走。

离魂仙客最焦急，一马当先冲入树林。

“嘿嘿嘿嘿……”狞笑声发自身后。

前面大树后踱出四个男女，各丢出一具血淋淋的尸体，三男一女，是被酷刑逼供用小刀割开肌肉，在创口涂盐，创口过深而死的。

离魂仙客心中一寒，知道这里的人完了，猛地转身回顾，心中更寒。

大乾坤手与两个彪形大汉，堵住了退路，相距三丈余，那股杀气带来的压力极为沉重、冷厉，大乾坤手本身就有震撼人心的威严。

“为何追踪我？”离魂仙客嗓音大变，“我天垣官死伤殆尽，并不是你的劲敌，你最感到威胁的，该是尚义小筑。”

“孔老兄，死伤惨重的人，怨毒最深，仇恨刻骨铭心的人最

可怕，报复的念头最切，最具危险性。”大乾坤手得意洋洋地说，“所以我必须追逐你们，必须斩草除根。打蛇不死，报怨三生；孔兄，别怪我，嘿嘿嘿……”

“那么，诱杀的阴谋中，也有我天垣宫一份了？”离魂仙客咬牙切齿。

“不错。”大乾坤手坦然说，“尚义小筑是黑道群雄的仁义大爷，而你天垣宫却是敢与他分庭抗礼，敢不尊奉他旗号的一股实力颇为庞大，而且敢在他地盘内活动的组织。你知道，天下四大奸恶已经烟消云散，咱们一些强盗组合，已经没有什么大量金银可抢了。”

“不错，所以那些以四大奸恶当作财神爷的组合，已经先后瓦解，另谋生路了。”

“所以我大乾坤手也不得不改行，所以我要取三眼功曹的地位而代之。能趁机消灭天垣宫，岂不一举两得？反正日后我一定会找你的，我的势力范围内，决不容许异己存在，你明白了吧？”

“你这一石多鸟手段非常高明，难怪你能有今天的辉煌成就，佩服佩服。”离魂仙客一面说，一面思量该如何脱身，“哦！你老兄是何时与大国贼严奸父子勾搭上的？该揭晓了吧？”

“恐怕你得向地狱十王去查了，这是曾某的秘密。你这几位星宿非常忠心耿耿，一直不肯吐露漏网的两个宫主下落，宁死不招，值得尊敬。天垣宫的事实主持人是三位宫主，你孔老兄只是策定大局的军师，漏网的两个宫主仍是曾某的后患，所以，你愿意将她们的下落见告吗？”

“她们将在天底下人世间，随时随地找你复仇。”离魂仙客一咬牙，徐徐拔剑，“在下没料到你跟来，算在下栽了，生有时死有地，在下不是贪生怕死的卑贱懦夫。阁下，你敢与孔某公平决斗吗？”

“你配？”大乾坤手冷笑，“你算什么东西？也许，你这两位

朋友的声誉地位，配与曾某决斗，他两位不是贵宫的人，亮名号吧！看配不配与曾某决斗。”

两个中年人冷冷一笑，拔剑出鞘。

“咱们都是无名之辈，只能配孔老兄摇旗呐喊，在你这字内大豪面前，名号决不可能与阁下相等，不亮也罢。”留了小八字胡的中年人沉着地说，“你不会接受任何人的决斗，因为你是个怕死鬼，而且有众多的爪牙替你卖命，你不必也不敢亲自和危险的对手赌命，把你的人都叫出来吧！是时候了。”

“你的激将法对我无效。”大乾坤手傲然地说，“我大乾坤手二十载出生入死，年轻创业这段艰苦奋斗岁月，我用手用剑撑过来了，我已经获得我应享的尊荣与成功。轻生玩命，不再是我的事，让年轻人走扬名立万的路，这是他们创业时期必须的奋斗成名途径。”

“啪啪啪”鼓掌三下，右方不远处出来一个黑衣年轻人，剑已在手，大踏步昂然踏草而来，那股流露在外的阴森杀气，与其自信坚强的豪气，在一现身时便已形诸在外，具有震撼人心的威力。

“我替你找一个敢决斗的人。”大乾坤手接着说，指指迈步接近的年轻人，“他姓杨，艺成闯道没几天，他必须为自己的前程奋斗，名利不会平空从天上掉在他怀里，扬名立万是必须付出代价的。现在，你就是他向成名途径迈进的一块垫脚石。”

手一挥，年轻人突然挥剑直上，一言不发就发起猛烈的进攻，剑动风雷乍起，御剑内力极为浑雄。

中年人冷哼一声，一剑封出。

糟了，年轻人表面上全力挥剑进招，其实是诱人的陷阱，主攻在手而不在剑。

电芒一闪即逝，没入中年人的心坎，五寸双锋针从骨缝楔入，准确地深入心坎四寸半，刺穿了心房，一击致命奇准无比。

双剑并没接触，年轻人半途右闪，远出八尺外马步轻灵而又沉稳，扬剑屹立，似乎早已知道结果，用不着再欺近发招了。

“嗯……”中年人叫，冲出八尺，剑失手坠地，“嘎”了一声向前一栽。

“卑鄙！”另一位中年人厉叫，疯了似的挥剑扑向年轻人，“以牙还牙……”

年轻人向下一挫马步，电芒再飞。

可是，手一扬的同一刹那，中年人左手飞出一把小飞剑，在厉叫声中向下一仆。

风生八步，灰雾乍涌，人一伏地，蓦地消失在被风刮动的草丛中。

同一瞬间，离魂仙客也人化流光，在雾影腾涌中幻没，仙客的名号可不是唬人的，他真有几许仙气，仙是可以呼风唤雨变化无穷的。

几个大乾坤手的爪牙，不敢向雾影冲，各自快速发射双锋针，对离魂暗香颇有顾忌，也对灰雾怀有强烈的戒心，不知是啥玩意。

年轻人躺在草丛中，小飞剑插在胸正中的七坎穴位置，贯骨入体四寸，创口比双锋针大两倍，痛苦的濒死叫号凄厉刺耳。

扬名立万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死就是代价之一。

大乾坤手绕过灰雾区，起步太晚，但仍不死心，带了十余名爪牙狂追。

张文季出现在血腥刺鼻的斗场，看了四具浑身伤痕的浴血尸体，感到血脉贲张，怒火直冲顶门。

他认得死了的中年人，是离魂仙客的同伴。

取出尸体上的双锋针，有点心惊。

他已经知道大小姐那群黑衣男女，发射双锋针以心坎为目

标，没想到竟然如此准确，人心大如拳，随人体的高矮胖瘦而位置略有差异，想在电光石火似的交手激斗中，一针贯心是极为困难的事。

“没错，大乾坤手悄悄跟来了。”他从双锋针看出是那些黑衣人的致命暗器，断定在这里行凶的人是大乾坤手的爪牙，“很可能目标在我，离魂仙客却被他们盯住了，得小心提防这混蛋弄鬼。”

藏妥双锋针，他重新返回陵阳镇把消息传出。

镇上又来了两群香客，闹哄哄地街上行人众多，大概是下山脚程慢的人，今晚势必在镇上住宿了。

走在街上，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当成敌人。

他走向小食店，打算取回背箩。

距小店还有二十余步，行人三三两两并不显得拥挤，街右的一家店铺前，两个刚从店门出来的香客，其中之一突然向他打出招呼的手势。

“喂！你不是张三吗？”打手势的人欣然高叫。

他本能地止步，应声扭头查看，看到那人欣然的笑意，但想不起是谁。

这瞬间，他看到了凶兆。

那人脸上的确有笑意，但他却可以感觉出隐藏的阴森味，心潮突然汹涌，这不是真正善意的笑容，他不认识这个人。

一声清鸣，一枚双锋针击中他的心坎。

是走在前面丈余的一个香客，乘他扭头分心的瞬间发射的。

与向他打招呼的人，配合得天衣无缝。

事先毫无警兆，任何绝顶高手，也躲不开这致命一击，双锋针是破内家气功的利器，用扔手箭手法发射，力道倍增可怕极了。

他前面那位香客，就是用扔手箭手法向后扔出的，又快又狠又准，足以跻身暗器宗师级的人物了，相距丈余，正是劲道最可怕的距离，快得即使站在对面，也难以发现针影，太快了。

三眼功曹的女儿林翠珊，所使用的四寸双锋针，由于速度太快，对面的人无法看到针影，所以称为无影神针，比五寸双锋针更阴狠霸道。

是五寸双锋针，大街暗算绝不会失手，正中心坎，一针致命。

针虽小，打击的力道极为猛烈，余劲把他震得退了两步，躲不及防，他完全失去闪躲或抗拒的机会，针立即反弹跳落地面。

香客看到针反跳，大吃一惊，本来要扑上查看死活的冲势倏止，看清针确是反弹落地，而非预期的贯体而出，吃惊是意料中事。

不等他稳下双脚，香客已一溜烟向人丛中一钻，窜走如飞，眨眼间便消失在香客丛中了。

向他打招呼的两个香客，也骇然退入店中，从店后溜之大吉，被他反震双锋针的表现吓坏了，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练气有成的人，不聚气行功，与普通人并无不同，同样是禁不起利器袭击的平凡人，决不可能平时也刀枪不入。

针确是反弹坠地了，跳动的光芒闪烁，看得一清二楚，中针人仅退了两步而已。

这表示暗算行刺失败了，不逃岂不遭殃？

“好恶毒的杂种！”他大声咒骂。

刺客已经远走，他不得不放弃追逐，拾起针察看，确是一式的五寸双锋针，针尖已断了三分。

他在九华山活动的这几天，衣内一直就带了一块铁板，保护心坎要害，总算救了他一命。

拾起双锋针，他匆匆返回小店取背箩。

他不能在镇中投宿，陵阳镇是玄昊教主的地盘，经常受到暗算和打扰，的确不是愉快的事，江湖人露宿避灾，是避免麻烦的最佳手段。

在郊野决斗或杀人，也是避免在官府落案的妙方。

他突然出镇往南走，跟踪盯梢的眼线乱了章法，信息传出，他已经远出三里外了。

当然他并没远走，追踪的眼线失去他的踪迹。

众多爪牙住进潜龙精舍，大乾坤手也公然在精舍出入，反正消息已经传出，用不着偷偷摸摸活动了。

精舍共有五栋主要的双层楼房，按五行阵方位建造，中间以亭台花榭隔间，机关埋伏遍布。

五行阵外围占地甚广，有如一座大花园，机关埋伏更多更精巧，三五十个高手入侵，休想深入接近五行阵。

中间的精舍，才是玄昊教主的居处。

楼上的静室中，主要的人物济济一堂，十余个主客双方的执事人员皆在座，等于是一场秘密会议，在静室中举行，连那些次要人员也不知商议的内情。

“曾施主，事情已经没有转圜余地，就不必畏首畏尾，干脆大张旗鼓来明的。”玄昊教主办事相当积极，所以迫不及待派人到客店公然行凶，所以鼓励大乾坤手也采取积极手段办事，“就算不幸引起江湖公愤，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干脆搬进江西严家，谁也奈何不了你们。”

“只是不甘心哪，教主。”大乾坤手愤愤地说，“被一个小辈无意中介入，功败垂成委实不甘心，平白失去取代三眼曹领袖江湖的好机会，我好后悔。教主，如果搬进严府，这辈子我大乾坤手，将永远没有号令江湖的可能了。”

“这只是最后的打算，曾施主。”玄昊教主说，“贫道主要的

用意，就是放手去干。江湖诡谲，现实是残酷的，一旦你消灭了所有的劲敌，所有的人都会承认你的霸权，零星的反对声浪，丝毫不影响你领袖的地位。所以，你必须积极地放手去干。”

“我本来就有放手去干的打算，所以才打扰贵精舍，表示我是站在一边的，只是有点举棋不定。”

“有顾忌？”

“是呀！”

“有何顾忌？”

“张三。”大乾坤手神色有点不安，“谁也不知道这个人的来历，他已练成了金刚法体，近距离出其不意行刺，击中心坎暗器却反弹而出。这人如果继续管闲事不断骚扰，怎能放手去干？”

“只消派几个人，专门负责对付他，哪怕他骚扰？贫道负责对付他，我不信他真的成为不坏金刚了。”

“这……恐怕真的得劳驾教主了。”

“放心啦！我负责超度他人地狱。哦！知道这些人的布置吗？”

“知道，老一套，分明暗两拨人，一明一暗相互策应，先遣人员已经到达了。其实，是我故意派人将他们引来的。”

“那就给他一次教训呀！等他们主力到达，可就费事了，你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以最少的代价，先歼灭他的一部分人，值得的。”

“但天垣宫的人可能扯咱们的后腿。”

“我的人去消除天垣宫的人。哼！他们好大的狗胆，竟然找上贫道送死。”

“有教主出面，我就放心了。”大乾坤手欣然说，就等玄昊教主说这句话。

他不能同时对付两群劲敌，这次商谈的目的，就是希望玄昊教主能正式出面联手应敌，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心中十分兴

奋。

大乾坤手又道：“事不宜迟，咱们立即行动，兵贵神速，不能坐失良机，教主意下如何？”

“对，放手干，兵贵神速，立即展开行动。”玄昊教主推椅而起，也表现得十分兴奋的样子。

其实，玄昊教主恨死了天垣宫的人，登门兴师问罪，那是无法容忍的奇耻大辱。

尤其是张三这个人，羞辱教主的女儿罪不可恕。

大乾坤手畏首畏尾不愿全力相图，妖道是颇为失望的。

大乾坤手答应放手干展开行动，妖道正中下怀，双方的目的都达到了，自然皆大欢喜。

双方都不愿同时应付两个劲敌，联手就成了一对一，分头同时展开行动，成功的机会该有八九成，难怪双方皆大欢喜。

精舍精锐齐出，志在必得。

张文季骑坐在大树梢的横枝上，透过枝叶缝隙，仔细观察潜龙精舍的格局，可惜潜龙精舍占地太广，只能看到这一面的部分形势。

他是五行、六合、天罡、八卦、九宫的行家，这都是玄门人士必修的功课。

他师父柳道人将修至地行仙境界，他的所学比玄昊教主精深得多。

树下出现十方瘟神，背着手抬头上望。

“喂！小子，你真打算进去？”十方瘟神嗓音放低，但足以让他听清，“那里面比听涛小院凶险百倍，可别打错了主意。”

他向下爬，从容不迫。

“我要向妖道打听消息。”他跳下地轻描淡写地说，“他如果不出来，我岂能在外面守株待兔。”

“他一定会出来的。”十方瘟神肯定地说，“大乾坤手来了。”

“你的消息过时啦！”

“喂！你真的知道？”

“我见过天垣宫被杀的人，但不曾目击过。”他取出断了尖的双锋针递过，“在大街上，心坎挨了这一针。前辈，你可要小心了。”他取回针，“那位冷峻女人与她的爪牙，喜欢卖弄专射心坎，务必小心提防，作好防险防意外的准备。”

“你没死，真够幸运。”十方瘟神调侃他，“尚义小筑的人也来了。”

“他当然不甘心，跟来理所当然。让他们杀吧！这些人死光了，天下虽不至于太平，至少不会比现在更坏，都不是好东西，最好让他们死光大吉大利。哦！小妖女呢？”

“唷！你还是关心她嘛！”

“去你的！我为何要关心她？”

“是吗？她可关心你呢！”

“那是她的事，我可不想再被她 and 师侄再计算我。”

“她去替你保护你未来的压寨夫人。”

“什么？胡说八道。”他心中一跳，这小妖女没有找三眼功曹泄愤的理由，也对付不了尚义小筑的众多高手，独自前往挑衅哪有好处？

他对荀明萱的好感愈来愈深，对女妖的成见逐渐淡薄，有好感就会有关切，所以心中颇感不安。

“大乾坤手与玄昊教主，不会放过宰三眼功曹的机会，肯定会大起干戈，胜负难料。小丫头担心你订下的压寨夫人可能有失闪，所以躲在一旁，必要时助你那未来的压寨夫人一臂之力。爱屋及乌，小丫头愿意为你做任何事，包括甘心看你的脸色，保护未来的压寨夫人。这小丫头很痴，一定不对你的胃口。你喜欢的女人，是三眼功曹的爱女林翠珊，说风是风，说雨是雨，霹雳火

似的泼辣女人。”

“胡说八道。”

“我老人家说得不对？”

“狗屁！”他笑笑，举步便走。

“往何处去？”

“往去处去。别跟来好不好？”

“老夫天生爱管闲事……”

他一跃三丈，飞掠而走，要摆脱十方瘟神，他不希望有人在旁管他的闲事。

十方瘟神供给有关苟明萱的消息，让他心中涌起波澜。

假使苟明萱去向三眼功曹寻仇，他只介意苟明萱自不量力，但却是去保护林翠珊，原因是替他保护未来的压寨夫人。他心中大急，去势有如风驰电掣。

第二十二章 志在屠龙

大乾坤手是匪盗，匪盗行事的准则，与黑道朋友是不同的，狂风暴雨似的行动，是他们具有代表性的作法，一鼓作气攻掠，不成功便作鸟兽散。

决定了行动，说做就做，与潜龙精舍的人马上行动，分头向目标展开迅雷疾风似的攻击。

三眼功曹当然不甘心，跟来准备报复理直气壮，先遣的跟踪人员做梦也没想到，对方会突然发起致命的攻击。

听涛小院诡谋失败，双方并没反脸冲突，按江湖朋友的成规，双方必须有所接触论是非，决裂之前，还不算有你无我的仇敌，双方的下级人员即使碰头，也不会反脸拔刀相向。

总之，未经宣布决裂之前，不会毫无理性地你砍我杀，岂能像疯狗一样见人就咬？

第一批先遣人员，就犯了把对手看成英雄好汉的错误，在镇北郊的树林落脚，派出的眼线在镇内外悄然活动，并无采取积极行动的打算，一切必须等主力到达时再言其他。

三眼功曹早已发出紧急召集令，正在等候赶来的弟兄会合。

先遣人员的主事人，是执事三爷朱礼，两位主将是老七郑洪，老八王荒，共有十八位男女弟兄充任眼线，两位弟兄负责与后面赶来的人联络，二十三个人，实力已经颇力强大了。

可是，至少有一半眼线派出活动了，留在落脚处的人员不到

一半，实力自然也减了一倍。

三爷朱礼是老江湖，也是豪气干云的英雄人物，根本没想到以英雄好汉自命，名震江湖的大乾坤手，会卑鄙地出其不意突袭，那是犯忌的事，稍具豪气的二流人物，也不会做出这种江湖朋友不齿的绝事。

可怕的强敌，是远绕镇东郊野而至的，在镇内活动的眼线，不会发现丝毫异状。

派在镇南监视潜龙精舍的眼线，没发现精舍内有任何异样活动，精舍的外围占地极广，派百十个人，也无法监视全园，怎知道大批爪牙，悄然从园侧化整为零离开？

即使发现也不介意，因为爪牙们不是一涌而出的，三三两两远至东郊会合，根本不经过镇上的街道。

三爷朱礼并没忽略警戒和防卫，木盾改制的行李箱在决定落脚之后，便取出行李拆箱，四块箱板便是四块木盾。

他们带了四只行李箱，拆开来共有十六张木盾，构成四象阵分列在四角，分派了四位弟兄看守，也兼任四方的警戒。

人站在四张竖立的木盾中，木盾像一座具有防备力的堡，发现有人冲近，可在里面用袖箭或梅花神弩攻击，或者举一张盾挺身而斗。

可是，挡不住有备而来的人潮。

当警卫发现林缘的草丛有异时，刚发出第一声警号，人影暴起，三十余名高手成三路纵队，前三人手中也有一具木盾障身，人像一条狂龙，以快速度冲出、楔入。

更像一把尖刀，贯入、扩张。

呐喊声与狂笑声震耳，三爷朱礼与十余名弟兄，还弄不清来人是何方神圣，雷霆打击已经光临，双锋针似暴雨，无可克当，一冲之下，已有一半弟兄倒地不起。

这就是强盗战术，人潮像尖刀般楔入、扩张，一鼓作气，雷

霆万钧。

在听涛小院前，大小姐那一群人，瞬息间便击溃了天垣宫群雄，有如摧枯拉朽。

三爷朱礼闪身在大树后，躲过六枚双锋针的袭击，刚咬牙切齿闪身，劈面碰上了正要掏取双锋针的一名大汉，一声怒吼，剑使刀招，一剑砍掉了大汉的脑袋。

“你是我的！”吼声震耳，四大金刚的风天王到了，剑出如风，行雷霆一击。

“是你们这些贼王八！”朱礼怒吼，“铮”一声崩开来剑，立还颜色剑发射星逸虹，锋尖到了风天王的右肋，封招反击劲道十足。

糟了！斜刺里飞来一枚双锋针，贯入左背肋如击败革，护体神功根本挡不住这种可破内家气功的暗器，锋尖透前胸贯穿了心房。

是八猛兽之一的青狮，这一针足以将超绝的内家高手送下地狱，因为青狮也是火候精纯的内家高手，针的劲道无可克当。

风天王一声狂笑，一剑崩飞他的剑，乘隙切入，剑无情地贯入他的胸口。

“你死吧！”风天王狂笑着飞退，“哈哈……”

“你……们……”他说不出话来了，仰面便倒，胸口鲜血如喷泉，从创口喷出尺余高。

好一场快速致命的大屠杀，片刻便结束了。

风天王一群人迅速脱离，抬走了三具尸体，三比十二，换取了一举歼灭的胜利代价。

镇西的里外一家农舍，天垣宫的另一群人，同时受到潜龙精舍的一群人突袭，十八个男女，仅逃走了两个人，死伤更惨重。